

文

海

披

沙

文海披沙卷之二

晉安謝肇淛著

古帝王好尚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兒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偽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羣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丁晉公鎮金陵陛辭真宗出周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勝處張之丁遂張於

賞心亭唐武宗怒一宮嬪得柳公權一詩便賞
其罪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
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
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朶插
幞頭上插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
袖口宋高宗間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
召之云趁此一軒風月好摘香酒熟待君來及
至曰昨冷泉之游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
乃疊石引泉像飛來峰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

幅乃啗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尚有古交泰之風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笳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妲己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揚

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顥好不忘又何顥引興
孤何顥素不聞佞佛軒墀曾寵鶴鶴乘軒耳非
軒墀也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倣詭可喜後齊
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爲寶錢
倣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二條帶
與卿不同倣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

條楊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有鬼神使之徒令千古搯腕耳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不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巢無主不蒙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

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向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

寶藏華撥一方官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
遽陟相位豈非天乎

自雨常雲

唐王鉞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
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
鴈蕩常雲峰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
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

建日月之旗駢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
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
有所本也

郝昭韋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韋孝寬之守玉壁以孔明高歡
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
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爲力而二君
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尅故愈覺其難
耳若神間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絕卽張許不

免屈於子奇况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事精專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
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
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義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
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
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
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襪
線無一條長罩盡一生身名俱敝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往往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化回頭是岸楚莊齊威一言興霸周處戴淵皆以椎埋之雄卒成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卧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彼斤

斤自守號謹厚者卽鞭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往往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爲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稊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叅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扑其首曰汝但坐

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一
坐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
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
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
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
坐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人問
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
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
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 國朝保
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爲誦詩句曰楚歌
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
兵爲保國公蓋宅去矣 憲廟時汪直用事伶
爲醉人卧街上誦焉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
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寂然人曰
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
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 孝宗時程學士
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扮提雞者曰此雞價直千

金一人曰何人雞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更啼耳程大爺求歸因事諷諫往往有獲罪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與

生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予而既沒之後林木十里無復荆棘鳥巢關壯繆之賢不能保其首領其沒乃爲神禦灾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子爲蚊所嗜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運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

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潮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
數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
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陋矣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
似於癡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爲夏蟲疑冰王子
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
而天赦之未可謂災惑徙三舍爲妄也太守德
政反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爲妄也東

海寃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爲妄也李
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爲妄
也至其死僞訂鬼譏日辨崇詰術諸篇一洗世
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爲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菜毛詩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味苦按
廣爾雅芬莽蘆毛草也又云芬菹水蘇也

苗而不秀

楊子雲之子烏童九齡而與玄文可謂夙慧然
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
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曰告子斫斷其
子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
間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
實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
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
國朝如戴大賓劉子欽皆以髫鬣取高第自負
才名而皆無成大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架裝贊

靈巖有鐵架裝一具形質竒古不可名狀近時
有監司爲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爲山
靈懊懷因閱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陵
題詩以天宇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
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
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
古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爲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
於詩極尊少陵而口披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
吻耳何曾夢見儀卿蹻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
語爲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爲可使和靖作
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爲自與水相連以
王觀游俠曲爲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
影動搖句大似吟中語耳至詠魯直食筍詩
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
看不得杜詩者耶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羗
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
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
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
栴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六在地下時芽莖枝
葉如閭浮提竹筍衆人不知言此山中純是伊

蘭無有旃檀而伊蘭臭若胖屍薰四十里若有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爲極臭惡之草又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則伊蘭又似草香楊用修遽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

方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
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
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
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閭而遺其舄帝曰
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
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
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

死而竊其中與書宋齊丘竊譚子化書而投之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爲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章於江中也亦然

十二流

劉邵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

援引未當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良
難廁伎倆之列昌國全才猥云口辯淮陰智略
屈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爲屠伯矣以
術家任三孤將爲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爲羣
枉之所讎功大而不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淪腸食
之謂之熱洛河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
董羹交趾俗牛羊腸臟略洗爲羹名曰不乃羹

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鹿雜指肉
和骨一釜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爲不錄羹

未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斷不書
韋仲將書夜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
技唐閻立本奉詔畫鸞鷲伏地吮毫意甚愧之
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爲王門伶
人陸鴻漸爲太子李卿烹茶蓋愧遂著琴論宋
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

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未藝而猶有後悔若此然終此古人事今人則覷然以爲榮不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畧三卷步驟屈宋幾若優孟於孫叔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苔鴉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歌杳新知兮誰悅期

世人今奈何別

樵談塵談

歸有園塵談做樵談而作者也然樵談間雜道學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塵談太熟世情而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遠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

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
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
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
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
遐懼誅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
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
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爲顯華
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

左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
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
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
有胡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太史令傳奕曰
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呪臣必不能行如其
言呪之奕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

快人意亦絕相類今人但知傳奕事而少有知
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嘗斷一僧獄僧
集衆揭榜咀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
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
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
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華
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燄按蕭丘

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着木不焚又李元陽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陰火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則寒火世固有之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
百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
龍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
儼然潘陸唇吻也它如屢屢一歌垓下數語倉

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
授所作皆足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
用卽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
琰丫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
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饑餓遇
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
搯羶根數十皺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

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官人與羝羊交
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寧州真寧縣人與羊
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之於市王薄
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
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
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惺女與鵝交突
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

中何所不有

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
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
知金帝來爲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
皇子詠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
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
不敢吞 太祖甚不憚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
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

真有識矣

左右袒

平勃左右袒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
不嚼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黃梁夢

世人皆以邯鄲黃梁夢事爲呂純陽非也純陽
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
而黃梁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憩肆中
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

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孑然立風雪中
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
黃泉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
世則呂仙又有二黃梁事矣

陶穀

陶穀於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宿官妓乞
金鍾仕本朝則構禪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
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給令草
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逢吉

意譖之以至滅族李後主所有彈石強取以去
怒其索而碎之避石晉諱改唐姓爲陶終身不
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教子
一字不成而囑主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
經所引之書強半烏有文士無行毅其最也死
後墓門屢掩屢發髑髏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睢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
君頌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

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
探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
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
孟嘗君曰柰何祿曰秦四塞之國也游宦者不
得入焉願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
書往而大遇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君孟嘗寤
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
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
爲起於凱非也

鯢魚

嶺南有鯢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
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
君子不食鯢魚

狐刺

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

見鹽鐵論

雞廉虎飽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鶴咽於求覓無所子遺耳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百揆羲和以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人實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傅無有焉周公歿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也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掬泥楊公談苑謂勅字爲梁

字郎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書坊
不名爲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
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
答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爲勅矣千文編次
旣出帝命自應爲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
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清清字與清字迥
不同竝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爲
律召調陽者皆鑿而費解

蜥蜴

蜥蜴守宮蝮蜓蝎虎世皆混以爲一卽爾雅亦云然其實非也在壁曰蝮蜓常近人無毒尾擊之輒斷在地跳躍不止兒童多狎之以其食蝎故名蝎虎以其出入宮室中故名守宮或以爲血可塗宮人臂使無異志謂之守宮此一種也在草曰蜥蜴有毒甚於蛇又名蛇醫毛詩胡爲虺蜴是也守宮多而蜥蜴少守宮親人而蜥蜴畏人俗言蜥蜴與龍爲親家能致雨宋熙寧中求雨按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小兒持

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
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卽死
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以恁昏沉怎
得甘雨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得民而牧長主吏之外師
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
訪患深矣語曰禍無小害無大包胥一身足以
復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尉陀田橫孫策之輩

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
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侔人主東漢太學三
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爲驅
除之資故漢武帝徙富人以居茂陵徙豪傑於
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垤

虎曳鳥析

盛鐵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鳥析此與鳥合
尾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鐵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令向藝先歸於周

文海披沙卷之三

晉安謝肇淛著

寢忌

令人寢忌壓梁及當戶曰能令人魘不寤淮南子曰枕戶擗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則知俗忌矣

五土

土青曰黎土黃曰埴土赤曰鼠肝土白曰漂土黑曰盈

孕異

比戶錄曰孔雀不必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
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精
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為雌雄缺鼻曾無
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
孕白鷓相視而孕鳩鵲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
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
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漦而孕
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滿女飲書佐

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物類相伏

鵝飛則蜮沉鴟鳴則虵結白蟻聞竹雞聲輒化爲水煮羊以鼪煮鼈以蚊鶴禹步而致虵啄木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蘭而名相如元歎因蔡而名同雍袁粲仲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預

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實不逮惟范之希
文真之希元庶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
王之名齊丘超回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
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
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
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

呂祿之敗其姑知之苻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
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
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婿知之潘炎
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
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
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
望嫁娶必多取貨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敘昭

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
榮陽崗頭等四姓爲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
望之興於此爲盛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
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
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
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郗雍善視盜而卒
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

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悸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菹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梓不欲以口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呵之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

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
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爲行有重賞
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閑
傳以爲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
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地開闢萬八千歲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
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

爲晝閉目爲夜骨節爲山林腸爲江海毛髮爲
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
云南海有盤古塚成都府盤古廟湘鄉有盤古
村會昌有盤古山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
爲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
世也然道甲開山記曰厲山分布元氣則厲山
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鑿

僂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

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
續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玉珪之母能識房
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臯丁孟陽夫人知杜黃
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
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漸近自然
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
琴多用銀甲唐李汧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

琴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倣效至目曰司徒甲第
效顰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
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
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耄矣見張
張曰君年老卽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
盤旋橐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
門如市餽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旨

嘯旨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尤爲誕妄不經旣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旣云阮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言謂之蘇門今所傳者卽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人以嘯爲常非絕藝也召南謂

其嘯也歌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瑨坐嘯劉
越石登樓長嘯胡賊淒然劉真長長嘯老嫗樂
聞豈可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
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
道士及廬江有重囚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
囚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
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已

凡評量彼已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

千載之下傳爲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解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模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德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愚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爲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剛大海迴風生紫澗若問濟南奇絕處峨嵋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人矣學齋佔俾乃謂曹

鄒有風而楚無風黃詩爲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
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
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
芭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齧痕有情耶無情
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萬曆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雜州屠者宰猪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三世爲猪可也殺父逭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爲右軍筋爲趙達盲爲小冠子

夏癭爲智囊醉爲倒載覓食爲彈鋏五遷爲盤
庚子死爲喪明聾爲黓續皆謬誤不經似村學
究所爲觀其引負荆一段語真打鼓上場人說
話也

科場之法

往代科場之法甚寬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
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枷號
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答曰對未審謹對十
問之中得四卽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卽榜之

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
叩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令御藥院具試題書
經史所出模印給之今則跽伏不敢出舍外雖
通場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出待病
韓忠獻代請於朝爲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柳
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
漏泄必羣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
稱冤輒爲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
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跣足無復人理稍有犯

者箕楚析楊與死爲伍非獨功令之無切亦士習之汚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樛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匡王莽時爲義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廢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鑒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
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
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颻下
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爲服名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觀大崎皆於夜半
見日余登黃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鍾欲動

而山椒日影猶煥爛如初旦夏蟲疑氷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爲藕莖爲茄葉爲蓮實爲蓮蓬心爲么荷又爲的又爲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

芙蓉嶺

在婺源

芙蓉渚

地名

芙蓉城

仙人居所

芙蓉崗

在韶

芙蓉江

在荆州

芙蓉洞

在岳州

芙蓉溪

在羅紋山下

芙蓉村

在韶

芙蓉亭

芙蓉郭

唐詩十里芙蓉郭

芙蓉村

在韶

芙蓉驛

在鴈

芙蓉山

唐劉長卿有芙蓉山詩

芙蓉水

柳子厚詩

驚風亂颺

芙蓉池

雪川有芙蓉池魏文帝亦有詩

芙蓉園

漢時園在

洛陽唐亦有之

芙蓉館

石曼卿為芙蓉館主

芙蓉闕

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

芙蓉殿

魏時建唐詩芙蓉殿上中元日

芙蓉艦

見三十國春秋芙蓉觀

在福寧

芙蓉院

在福

芙蓉堂

六朝有芙蓉堂

芙蓉苑

唐時在曲

江芙蓉樓

唐詩何况芙蓉樓上客

芙蓉軒

宋鄧肅有芙蓉軒詩芙蓉

壁

唐詩橫雲照染芙蓉壁

芙蓉塔

古墓芙蓉塔

芙蓉閣

金陵有芙蓉閣

芙蓉島

舒生遇女子歌曰淺客先到芙蓉島

芙蓉坡

在連城縣

芙蓉障

庾肩啓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

芙蓉劍

薛燭造

芙蓉冠

山人衛叔卿冠

芙蓉燈

西京丁

芙蓉帶

說文

芙蓉車

曹植詞芙蓉車今桂衡

芙蓉湖

宋胡宿有芙蓉湖泛舟詩

芙蓉臺

福寧有芙蓉臺

芙蓉漏

弟子

芙蓉粉

薛濤

芙蓉香

見葉廷珪香譜

芙蓉巾

戴紫華

芙蓉髻

魏文帝令宮人梳芙蓉髻

芙蓉盃

王摩詰詩置此芙蓉

孟

芙蓉裯

芙蓉菊

見菊譜

芙蓉脂

芙蓉脂肉綠雲霞

芙蓉鏡

李固言芙蓉鏡下及第

芙蓉幕

王儉

芙蓉匣

何韻

鏡銘白玉

芙蓉帳

唐詩芙蓉帳裏柰君何

芙蓉褥

杜詩褥隱繡芙蓉

芙蓉裳

楚詞集芙蓉以爲裳

芙蓉砂

秋大者爲芙蓉

芙蓉

芙蓉湯

芙蓉可爲湯食之見尊生八笈

芙蓉面

唐詩芙蓉如面柳如眉

芙蓉

顏

古詩嬌顏千歲芙蓉色

芙蓉姿

美人出南國一一芙蓉姿

芙蓉衫小

謂之芙蓉衫見方言

芙蓉鷗

隋官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

芙蓉屏小

有芙蓉屏記

芙蓉府

劉夢得詩歸路芙蓉府

以上近六十種其

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定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百張外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宜終不及中山之兔至於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五色相間徒爲觀美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文取其賤而易致今吳

興兔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
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晉叔與余議取貂
鼠毛爲之而輔以兔毫甚快人意晉叔常謂鍾
王所用鼠鬚者必此也未知信否以俟識者

異蹟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

相傳鄭弘採薪遇
神人問所欲曰常

患載薪逆風頓旦南暮
比神許之至今猶然

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

流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

相傳觀音大
士授記而然金筑

聖泉潮汐百刻

在黔筑一晝夜必
百次驗之不爽

閩中溫泉左

寒右熱莆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
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
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
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
爲人

食異

何真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龍
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
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
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卽拔去
葱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秘其方不傳人
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已詩
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

君詩如繪繡滿眼鮑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恚曰然則某事此何爲虞曰但得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譽者亦坦然下視古人而不疑矣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康福疾卧閣中寮佐問疾見錦衾戲語

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
為爛奚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
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拙何如葉上劄
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拙帝得奏大笑謂侍
臣曰葉溫叟將謂精拙是精確也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
救張蒼光武之識張閔李白之救郭子儀皆以
容儀美麗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

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裹媮骨李勣
選將必相豐偉有福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
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爲
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玉筍班以爲美
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畫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
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
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疎而有芒

躋畫陶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
僧畫鬪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畫擲骰
呼六而張口皆爲識者指摘終爲白玉之瑕

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
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
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
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
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蔡

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
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卽
補外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
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
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
踐壞竇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祗備二尊
人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

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
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
馬杙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
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寶二侍郎今之
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叅同契

叅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
還爲鈇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 魚目豈爲
珠蓬蒿不成楨 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
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
在於心胸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
視聽開闔皆合同 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
投水捕雉兔登山尋魚龍 象彼仲冬節竹木
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 天道甚浩
廣太玄無形容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
開闔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鸚鵒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亦能人
言孫吳時末康之龜人言乾道初虎丘之鵲人
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家馬人言夢澤之鹿
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
乙張林家犬皆能言于闐野豕人言渭南主人
猪亦人言嚴遵美家猫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
猫人立而言金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
犬能語宋處宗家雞亦人言華表之鶴人言王
周南家鼠能言晉安鼠能咏詩駝坊使臣橐駝

相對偶語路巖家馬忽作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雞能人言至今有人雞墓東都龍門僧桐華上蜂作人言相慙勉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嘉靖間楓橋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傭工人家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汪朝議之楮菌亦作人言甚矣

君相造命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

位命以官而顯遽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為相
至撚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
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
遽中風不能言魏徵當國時二吏爭言祿命一
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密聞遣由此翁者往吏
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倩由天者往遂
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
究善懼藝祖遣歸及卽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
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婿皇

甫必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有啓口
云臣婿皇甫泌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
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曰卿累言婿皇甫泌
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
丞後至尚書一說是向敏中婿李吉甫惡吳武
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
忽有中使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卽
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曰此人至龕
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柰何矣宋神宗時

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造命哉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及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

王彭生爲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
王如意爲崇戟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竇嬰灌
夫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
指爲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
合以自己之丰神然而法度易遵丰神難運故
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
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

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之堅緻者又磨不
卽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
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
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
取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
於管城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

耶

治病去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
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鳥
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
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擄掠

賢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
子杞如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
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與安得不生靈運信

子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大臣德量

昔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
汪洋然後能爲國家造福曹參與吏歌呼相應
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興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
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
宰相范峒言坐狨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舍
蓄不盡非徒爲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
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
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
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
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
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研虎帳諸物皆不
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
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

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
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
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
去三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
以穢惡蒜蘆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媪乘葫
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
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王者失色李林甫少

遂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
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揚收小時
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
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
南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
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
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
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
鄴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

之難也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足
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
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
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
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閭中踏物疑爲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

索命者至旦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
盃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遽瘳朱
思彥囚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
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爲祟病且危篤丞聞
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卽愈李元衡出宦慮妾
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卽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
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
募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募者以已殺告妻
遂感疾見妾爲祟周乃喚妾以歸妻大驚其疾

脫然卽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
縱之旣醒而悔遂病見奴爲祟自分必死及知
奴無恙已病亦除乃知報應之說徃徃如是關
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
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
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
言也

文海披沙卷之三終